

清宮生活 回憶錄

德齡著 三環出版社



清宮生活
回 憶 錄

德齡著 三環出版社

★★
親身經歷 真實的回憶

琼新登字03号

清宫生活回忆录

德龄 著

责任编辑：苏斌

封面设计：潘小彬

三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1/32 印张：5.75 字数：129千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800册

ISBN 7—80564—795—4/K·22

定价：3.60 元

目 录

一	回国	(1)
二	宫中的第一天	(6)
三	御剧场	(12)
四	和太后同餐	(18)
五	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	(23)
六	做了太后的侍从	(26)
七	宫中的插曲	(35)
八	宫眷们	(46)
九	光绪皇帝	(55)
一〇	温雅可亲的皇后	(66)
一一	我们的新装	(78)
一二	太后和康格夫人	(87)
一三	给太后画像和照相	(102)
一四	皇上的生日	(119)
一五	秋天	(132)
一六	太后万寿	(140)
一七	禁宫	(151)
一八	新年前后	(158)

一九 悲愤中话义和团	(166)
二〇 结束了二年的宫中生活	(174)

— 回 国

我的父亲曾经在巴黎任中国驻法大使；四年的任期满
了，他就带着家属、随员、仆人等共五十五人，在一九〇三
年一月二日到达上海。船刚靠岸的时候，忽然下起倾盆大雨
来，这时候单是我们这许多人登岸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了，何况几吨的行李还得好好地照料。照过去的经验，我们
知道这一大群人中除了我母亲外，没有一个人在旅途上是可
依靠的。于是一切照料的责任，就完全由我母亲一人来担负
了。的确，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她能在忙乱中镇静地，
有条不紊地处置一切。

当我们的船到达法租界黄浦滩的时候，上海道和属员们
都穿了公服来迎接我们。上海道对我父亲说，他已经预备
好，把天后宫作为我们居住休息的所在；但是我父亲婉言谢
绝了，并且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打过电报给密采里饭
店，要他们留出几间房间，准备一切等候我们到来。所以要
这样，就因为在一八九五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曾经
在天后宫住过，知道里面的情形，不愿再作第二次的尝试。
天后宫原是一个庄丽的地方，可是因为年久失修，使它显
得破落不堪了。照中国的规矩，当大官经过一个地方的时
候，当地的官府就得为他预备好住所，并且供给一切食品。
在大官方面，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往往不加拒绝；但
是我父亲却总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

最后，我们终于平安地到了密采里饭店。在那里，我父亲看到两封从京里来的电报，是催他立刻进京的。但是到天津去的河还没有开冻，若由秦皇岛绕道而去，事实上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非常衰弱，几乎时时刻刻需要医生的照顾。于是他拍了一封回电，说明等北河一开冻，立刻乘第一只汽船赶到天津。

二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日到天津。照例又有一般地方官员来招待我们。

在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礼节，是每一个高级官员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所不能免的，那就是：当他的船刚靠中国海岸的时候，他就得上岸举行“请圣安”的仪式。这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当地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来支持的。那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巧在天津，他就派了一位差官来和我父亲接洽，说一切他已准备好了，请我父亲就去请圣安。于是我父亲和袁世凯都穿了最庄严的礼服——龙袍、朝珠、孔雀毛、珊瑚顶，立刻往万寿宫出发；万寿宫是专为这一种目的而建立的。一班职位较低的官员已在那里等候了。在这庙，或者说殿的后部，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上面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袁世凯和一行官员已先到了。袁世凯站在桌子左边，其余的官员分做两排站着。不一会，我父亲进来了，就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

“啊哈，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否，袁世凯答道：

“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完毕了。

在天津耽搁了三天，我们就在廿九日那天到北京。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更加厉害了，得到太后的允许，请了四个月假，预备好好调养一下。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原已造好了一所优美的住宅，可是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时被烧毁了，总计损失十多万两银子，所以现在只得租了一所中国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原先那房子也并不是全新的，我们是买的某公爵的旧邸，但经过巧妙地设计和修饰后，这一所旧屋就变成一所精美西式房屋了。所谓“西式”，不过是说外观像西式罢了，至于房屋的结构、走廊、庭院、门窗等的式样，还是保持着浓厚的中国气味。这宅子，就像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样，有着一一种潇洒的风格。可惜当一切都完工的时候，我们却要到巴黎去了。在这所费了多少时间、心血和金钱而改造成的优美的宅子里，我们只住了四天，这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遗憾。不过，做一个中国的大官，真不知有多少磨折要你忍受呢，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已说过，北京的屋子都有一种潇洒的风格，并且占地很大，我们从前那所屋子，当然也不能例外。它是一丛十六幢的平房，大小房间共有一百七十五间，都面向着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屋与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使你能走遍全屋而不需跨出大门一步。读者或许要奇怪：我们要那许多房子来有什么用处？但是试想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多少的随员、仆人、马夫和轿夫，所以这许多房间很容易地就找着它们的主顾。

屋子周围的花园是中国式的，那里有小小的池塘，养着金鱼，开着荷花，架着小桥，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树。在那池塘间的小径两旁，各式的花卉灵巧地排列在花圃里。当我们离开那儿出发到巴黎去的时候，正是一八九九年的六月，整个花园变成了“花”的世界，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

现在，在北京既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才好，所以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就来电报给他的朋友，托他们找一所房子。经过了小小的困难后，我们总算有了安顿的场所——实在说来这还是一个极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寿终的地方。李鸿章死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没有人敢住，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这屋子里有鬼怪，谁住在这里就会遭遇到不幸。就是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也有不少极相好的朋友劝阻我们。但是不久我们就很舒服的安顿下来了，丝毫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从我们自己的屋子被毁这一点来看，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屋子被毁所受的损失，我们是永远不能恢复了，因为我父亲是政府要员，以政府要员的地位而要为自己的财产打算，似乎是一种不很光荣的事。

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庆王和他儿子来看我们，并说太后立刻要见我母亲，妹妹和我自己，希望我们翌晨六时前到达万寿山。我母亲就告诉庆王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一直穿西装的，现在要见太后当然应该穿着满洲服装。可是我们没有适当的旗装。庆王连说没有关系，因为他也想到这一点已征求过太后的意思。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西装去，因为她也很想藉此知道些外国人的装束。为了选择服装，我们姊妹俩讨论了许多的时候。我妹妹希望穿淡蓝色的绒袍，因为她向来最喜欢那种颜色，我们姊妹俩的服装，从小就由母亲选择得一样的。可是这一次，我说我愿意穿一件红袍，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我们戴了鲜艳的红帽，那上面还插着美丽的羽毛，同时为了使色泽调和，我们还选了红的鞋袜，我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长袍，镶着淡紫的边，戴的黑绒

大帽上插着雪白的长羽毛。

我们是住在城的中心，离万寿山大约有三十六里，而唯一可代步的东西是轿子。所以，为了要在早晨六点钟之前到达万寿山，我们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出发了。在这以前，我们从没有进过宫，所以庆王带来的消息着实使我们激动；我们时时在留意着，我们的装束是否好看，我们能否准时抵宫。在我一生中，几乎时时刻刻在梦想着宫庭里的华丽和庄严，渴望着能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部份的时间我是生活在外国的。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是当我们姊妹俩生下的时候，我父亲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满洲籍儿童中，所以一直等到我们从巴黎回来，太后才知道我父亲已有了两个女儿。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所以不把我们的名字报入，就是希望太后不知道我们，而让我在外面受充分的教育；并且照满洲规矩，官员的女儿到了十四岁就得进宫，可能被选作宫妃——我们的太后当时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我们的父母都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不希望我们被选作宫妃。

就在那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漆黑的夜里，乘了轿子出发。行这样长的路程，须有两班轿夫更替，所以三乘轿子共有二十四个人，另外，每一轿子前面还有一个领班轿夫。此外还有三个骑士分别保护三乘轿，每乘轿子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侍从。轿子后面跟着一辆大车，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的。我们这一大队共有四十五人，九匹马，三辆车。黑夜笼罩着大地，万物都酣睡着，除了轿夫的喝道声和马蹄得得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对于一个没有坐过轿子的读者，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因为你必须静静地坐得笔直，否则轿子就有翻身的可能。这确是一个长途旅

行，当我们进宫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疲倦。

二 宫中的第一天

经过了全程的一半，我们就到了城门口。当我们发现城门早已大开着，不觉惊异万分，因为照平时的规矩，每夜七时就要关城门，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开。我们就问看门人为什么今天城门开得这样早。 he 说是上边有命令吩咐开了城门让我们过去。通过城门的时候，这里的官员都穿了礼服向我们行礼。

过了城门，还是黑夜，我默默地回忆着过去生活中的经历。但是那一切和现在这种不平凡的遭遇比起来真是差得远了。我又想像着太后属于怎样一种性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否喜欢？听说太后有意思要留我们在宫中。若真是这样，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劝劝太后，并且帮助她把中国的政治来一番革新。想到这里，我觉得非常兴奋。我发誓尽我的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前进富强的国家。当我正在幻想着前途的光明的时候，一道淡红色的光芒从地平线上升起，这预示今天将是一个好天气。这淡淡的光线渐渐亮起来，使我能够分辨眼前的景物了，于是在我前面，就展开了一派鲜丽的景色。当我们渐渐行近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带高高的红墙，在丛山间高低起伏着，曲曲折折地围住了整个宫庭。围墙和宫殿的顶上，都盖满了黄的、绿的琉璃瓦，在明亮的阳光下构成一幅灿烂的图画。一路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塔，最

后到了海淀，离目的地大约还有四里。这里的官吏对我们说不久就可以到了，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正在怀疑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了。海淀是一个美丽的乡村，到处是砖砌的平房，又整齐，又清洁——中国北部的房子大都是这一种典型。村里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出来看我们的行列。有一个小孩对另外一个小孩说：“这些女人都是到宫里去做皇后的”，说得那样有趣，使我忍不住笑起来了。离开海淀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牌楼，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建筑，上面有精致的雕刻。从这里我们第一眼看到颐和园的门，那是在一百码以外。园门一共有三处，中央是一个大门，两旁各有一小门。中央的大门只有在太后出入的时候才开。左边的小门正开着，我们的轿子就在门前停下了。在门外有五百码距离的地方，有两所屋子是禁卫军所驻扎的地方。

刚到的时候，我就看见许多官员在兴奋地谈论着，有几个跑进门去喊道：“已经到啦”！我们走出轿子的时候，有两个四等太监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太监领了十个小太监，带了太后所赐的黄丝帘，当我们下轿的时候，他们把这帘挂在轿上，这对于我们算是一种极大的光荣。这两个太监恭恭敬敬地站在门的两旁，请我们进去。进了门，我们就到了一个铺着瓷砖的大院子，约有二百码见方，里面有许多花台和古松，松树上挂了不少的鸟笼。就在我们经过的那个门的对面，有一排红墙，上面也有三个门。左右两边各有一列矮房子，每列有屋十二间，是用作接应室的。在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官员穿着礼服往来如梭，看来都是在无事忙；这原是中国人的特色。当他们看见我们了，就站住了脚，呆呆地看着。两个太监引我们走进一间房子。这房子大约有二十英尺

见方，很平凡地布置着黑漆的桌椅，上面有红布的垫子。三个窗口都挂着丝的窗帘。在这里还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穿得很华丽的太监来对我们说：

“太后有谕请裕太太和小姐们到东边宫里等候。”才听完这句话，那两个先前引导我们的太监就赶紧跪下答道：“是。”各种官员，每当接读圣旨的时候，必须恭恭敬敬跪下，好像真的看到了太后一样。于是他们又叫我们跟着经过另一个左门到了另一个院子；情形大概和前一个院子相仿，只是在这院子的北边有仁寿宫，此外，其他各房间也似乎比前一个院子里的各房间稍稍大些。太监引导我们进入东边的房子。这里美丽地装饰着细雕的花桌和椅子都覆着蓝光缎子，四壁也有相同的装饰，在房子里我数一数有大小四座不同式样的挂钟。不久，有二个年轻的丫环来说，太后正在装饰，叫我们稍等一刻。隔了二个半钟点，太后还没有装饰好；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对于时间的遵守总是很马虎的。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心焦，因为太监时时送来牛奶和各种不同的食品；这都是太后所赐的，还有所赐的金戒指，每人都有，它们都镶着大而又圆的珍珠。一会儿李莲英来了，他是太监的主脑，着了礼服，大概是一位二品红顶的官阶。他戴了孔雀翎，这是唯一可以戴孔雀翎的太监。他又老又丑，满脸的皱纹，却是有很好的态度。他受了太后的命令，送我们每人一个玉的戒指，并且告诉我们太后立刻会接见我们的。我们都很惊奇，太后还没有和我们见面，就已经赐给我们这许多珍贵的东西，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到太后一定是非常和善的。李莲英走后不久，庆王的两个女儿来了。她们向那两个陪着我们的太监道：

“她们能说中国话吗？”我听了不觉暗暗好笑，于是首先

对她们说：

“自己国里的话我们当然能说，虽然我们还能说好几种的语言。”她们都惊异地叫道：

“啊，多奇怪，她们居然能说得和我们完全一样！”现在该轮到我们对她们惊异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想到宫中竟有这样无知识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宫中的人教育程度是多么的低落！不久有人来说太后已经准备见我们了。于是我们立刻动身。经过了三个与前相仿的庭院后，我们到了一个雄伟华丽的大殿。廊檐上都挂着牛角灯，灯上有红的丝罩，拖着红的绦子，绦子下面挂着美玉。在正殿的两旁，有两间小屋，雕刻极精细，也挂着灯笼。

在正殿的门口，我们碰着一个女人穿着和庆王的一样的装束，不过在她的珠冠中央多了一只凤。这女子走出来和我们招呼，微笑着和我们握手，态度之自然，就是欧洲的贵妇也不过如此。后来人家告诉我说这就是皇后，光绪皇帝的妻子。她说：

“太后叫我来接你们。”皇后态度温雅有体，虽然容貌不十分美丽，却使人觉得可爱。忽然听得殿里高声喊道：

“告诉她们立刻进来！”于是我们立刻进殿去。一眼就看见一位老太太，穿着黄缎袍上面绣满了大朵的红牡丹。珠宝挂满了太后的冕，两旁各有珠花，左边有一串珠络，中央有一只最纯粹的美玉制成的凤。绣袍外面是披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华丽，更珍贵的东西。这是一个鱼网形的披肩，由三千五百粒珍珠做成，粒粒如鸟卵般大，又圆又光，而且都是一样的颜色和大小；边缘又镶着美玉的纓络。此外，太后还戴着两副珠镯，一副玉镯，和几只宝石戒指，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戴着三英寸长的金护指，左手两个指

头上戴着同样长的玉护指。鞋子也有珠络，中间镶着各色的宝石。

太后看见我们，就起立和我们握手。她动人地微笑着，对于我们熟知宫中礼节表示惊异。招呼过我们以后，太后就对我母亲说：“裕太太，我真佩服你，把两个女儿教养得这样好，虽然她们在外国住了那么多年，可是她们的中国话说得像我一样；并且她们怎么会那样懂得礼节？”

“她们的父亲平时管教她们非常严厉，”我母亲回答，“先教她们念中国书；她们自己也很努力地学习。”

“我真赞成她们的父亲，”太后说，“对他的女儿这样当心，并且给她们受这样好的教育。”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并亲了我的两颊，于是对我母亲说：

“我喜欢你的姑娘，希望她们能留在宫中和我作伴。”我们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太后的邀请，并谢了她的恩。太后问了许多关于巴黎的服装的问题，并说希望我们以后常常穿这种服装，因为她在宫中实在没有机会看到这种装束。太后特别喜欢路易十五的高跟鞋。当我们正在和太后谈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贵人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太后对我们说：

“让我来把你们介绍给光绪皇帝，但你们必须称他为‘万岁爷’，对我则称‘老祖宗’。”光绪帝羞涩地和我们握了握手。他身长大约有五七，相当瘦弱，但是有一副坚毅的表情，高鼻大额，光亮乌黑的大眼，宽阔的嘴，洁白整齐的牙齿，总而言之，他可以算是一个美男子。我发现他似乎有着重重的心事，虽然在我们面前他始终装出一副笑容。

就在这时候，李莲英来了。在大理石的地上跪上报告太后的轿子已经预备好了。太后叫我们和她同到朝堂去，在那

里她将接见各部的长官。朝堂离这里不过是五分钟的路程。太后的轿子特别大，由八个穿礼服的太监抬着。李莲英扶着轿在左边走，另有一个二等太监扶着轿在右边走。轿前是四个五品太监，轿后是十二个六品太监，各人手里分别拿着太后的衣服、鞋子、手巾、梳子、刷子、粉盒、各式大小的镜子、银珠笔墨、黄纸、旱烟和水烟，最后一个人拿着太后的黄缎凳子，此外还有两个老妈子，四个宫女。这一长串的行列非常有趣，使人想到一位贵妇的化妆室生了脚在跑了。皇帝在轿子右边走，皇后在轿子左边走，其余的宫眷也都在轿子左右走。

朝堂大约有二百 长，一百五十 阔，左边有一张长桌盖着黄缎。太后下了轿就进殿登宝座。皇帝就坐在太后左边一个较小的座位上。大臣们都隔着桌子面向太后跪着。

朝堂的后面有一个坛，大约有二十 长，十八 阔，周围有两 高的雕刻精美的栏杆，前面有两个门，大小恰能容一个人出入；走完六级阶梯就可以到这门。在这坛的后面有一个小屏风。坛前正中是太后的宝座，紧靠着宝座后面是一个极美丽精致的木刻的屏风，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大约有二十 长，十 高，太后前面是一张狭长的桌子，太后左边是皇帝的宝座。坛上器物和装饰品都刻着华丽的凤穿牡丹花，全殿的木材看来都是乌木。在太后宝座的两旁各有一枝 ，用孔雀毛做的，下面装有乌木的柄。殿内一切陈设都用黄绒铺饰。

太后将要入座的时候，叫我们和皇后宫女等都到屏风后面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太后和大臣们的谈话。读者不久就可以知道我怎样利用了这一种机会。

三 御剧场

这一天在我脑海中留下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印象。在这一群和外界完全隔绝的妇女中，我被她们看作一个奇怪的人物，并且成为她们发问的目标。不久我就觉察到她们正像世界各地的女子一样，‘好奇而爱说话。庆王的第四女儿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她问我：

“你是真的在欧洲长大而受教育的吗？我听人家说，谁到那个国家去喝了那里的水，就会把本国的一切完全忘记。你能讲他们的言语，还是学习而得的，还是因为喝了他们的水？”我提起在巴黎的时候曾碰着她的哥哥载振，那时候他正预备到伦敦去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要不是因为我父亲负责交涉云南事件，我们是很可能和他同去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接到一张请帖。她又说：

“难道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想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她的姊姊，是光绪皇帝的弟妇，是一个恬静高贵的女子，她站在一旁微笑着，静静地听这些问题。这些人问了我许许多多的问题。最后皇后说：

“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领袖，有些国家是共和国，像美国就是；美国和我们是很相好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些平民，使美国人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那种样子的，我希望能够有几个满洲的贵族去，让他们知道我们贵族是怎么个样子